

《云中君》传奇

[法] 叶 欣

摘 要：在法文中，历史和故事是同一个词，许许多多真实的故事就是历史，而历史故事本身就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悲剧。本文用历史线索把故事贯穿起来，用诗情画意看历史，在学术氛围中以文代图讲故事。

关键词：故事画稿 故事与历史 中国与法国 艺术史

这是一套十二幅的故事画稿。去年春天在巴黎的国家艺术史学院（INHA）参加一个关于诗歌与绘画的研讨会。因为听说会议结束的那天要安排大家去对门国立图书馆的黎塞留旧馆参观藏在那里的敦煌卷子，有点激动。我自己是个画画的，又在大学教艺术史，自然知道一点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与敦煌的故事，知道他那篇《纪念王国维》，知道王国维（1877—1927）托陈寅恪（1890—1969）带给他的那封信和信中提到的《秦妇吟》。在法文中，历史和故事是同一个词，许许多多真实的故事就是历史，而历史故事本身就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悲剧。我不懂史学也不通诗学，不知道应该以诗证史，还是以史证诗，只想用一条真实的线索把这三个人的真实故事贯穿起来。王国维欣赏尼采“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的话，我对在西斯廷小教堂《末日审判》里画自己人皮的米开朗琪罗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也想豁出身家性命，把读史引发的联想用来圆故事，画传奇。在严肃的学术会议上用诗情画意看历史，在严肃的学术刊物上以文代图讲故事，对我都还是头一回。

1 君出清华园，茶摊买烟草（图：清华园。王国维在茶摊买烟，一人力车夫在旁等候）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门生刘节依颐和园园丁的证言记述：“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坐久之，复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闻投湖声，及得救，其间不及二分钟，而气已厌，死时里衣犹未湿也。”与伯希和、陈寅恪一样，王国维也是一个嗜烟如命的脑力劳动者。我就想：王先生这最后一支烟，该不会是在父亲姥爷的茶摊上买的吧？父亲在他的传记里说，他从小生长在蓝旗营姥爷家中，姥爷在清华园门口开茶摊，以卖烟点零食为生。香烟有整包整筒的，也有拆散了零卖的。父亲那年九岁，在姥爷茶摊上买烟的人里面，他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位戴眼镜、留辫子的教书先生呢？可惜，父亲不在了，我也就无从问起。

2 驱车颐和园，点云鱼藻轩（图：鱼藻轩。烟云中，王国维看见了庄士敦、罗振玉和自己）说来凄凉：享誉学界的一代名师去赴死，买烟、雇车、买门票的小钱，竟然是跟同事借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王国维一纸遗书，给时人和后世留下一个谜。他至死留在脑后的那根辫子，让人对他“不堪再辱”的殉清情节深信不疑，然而“终不致饿死”的气话，也说明了他养家糊口真的很艰难。至于生命了结在颐和园的鱼藻轩的抉择，溥仪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里更有一段记载：有一天他与王国维和罗振玉在颐和园憧憬着“把玉泉山上那块富有浪漫色彩的地方辟为一个大的历史和考古研究中心”，三人坐下来谈话的地方，正是在佛香阁排云殿西与滨湖长廊相连的这座鱼藻轩。此刻，一根洋火，王先生点燃这最后一支烟。

3 云中闻人哭：吾友伯希和（图：烟云中，王国维看见自己与伯希和一起讨论敦煌遗书）一支烟的工夫，王国维或许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他的法国同道伯希和会有多么悲哀。“他只有五十岁，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位第一流的学者。”伯希和1928年在《通报》第一期上发表《纪念王国维》（Paul Pelliot, “Wang Kouo-Wei”, *T'oung Pao*, 1928 n° 1, Paris）的时候，自己也进入了五十之年。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藏经

洞的尘埃中烛光下渡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因了携带书卷敦煌遗书途经北京的机会，我在1908—1909年之间会见了罗振玉和他周围的学者们：蒋斧、董康和王国维。”18年间的交往和友谊，国学与汉学在两位第一流的学者之间发展。

4 华夏痛失者，博学第一流（图：烟云中，王国维看见伯希和在巴黎家中奋笔疾书，泪流满面）二贤相互敬重，惺惺相惜。王国维的消失，对伯希和的沉重打击可想而知：“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作为经常引述他，多次受惠于他广博而多方面研究信息的老朋友，我要加入到纪念这位同道的行列，怀着心碎的遗憾，眼看着他的事业就这么终止了。”紧接着，伯希和在下一期的《通报》上，用六十九页的篇幅，译注刊载了《王国维著作总目》（Paul Pelliot, “L'édition collective des œuvres de Wang Kouo-Wei”, *T'oung Pao*, 1928 n° 2-3, Paris）。此后18年，伯希和继续与民国学界的一流学者如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密切交往，为他们提供敦煌遗书的复制和参观的服务，有求必应，但他也没有找到一位能与王国维等量齐观的中国同道。

5 雾里有人赞：吾友陈寅恪（图：烟云中，王国维看见陈寅恪在自己的灵前，三跪九叩）陈寅恪比王国维年轻，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他对王国维极为敬重。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在灵前行三跪九叩之礼。两年后，应清华国学院师生之请，陈寅恪将泪水化作了他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撰写的《海宁王先生碑铭》。

6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图：烟云中，王国维看见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立在了鱼藻轩亭中）碑文中，陈寅恪为王国维的牺牲赋予崇高意义：“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7 二贤聚巴黎，一书拜敦煌（图：烟云中，王国维看见伯希和与

陈寅恪在巴黎会面)王国维在1925年写给伯希和的一封信中向伯希和介绍了他的清华国学院同事陈寅恪,拜托伯希和关照:“兹有愚者友人陈君寅恪,向在美国,后在英德二国研究东方各国古文字学,而未见先生,至以为憾。故远道遗书,嘱弟为之先容,敬乞先生赐见。陈君欲请益之处甚多,又欲览巴黎图书馆中先生所得敦煌各处古籍,请先生为之介绍并予以便利,至为感荷……。”1930年,陈寅恪提出了敦煌学(Tunhuangology)的概念。

8 感纫秦妇吟,先生寄韦庄(图:烟云中,秦妇在诉说乱军与官兵的罪行,韦庄捂着耳朵躲在她身后战栗)就是在这同一封信的开头,王国维对伯希和说:“去岁曾承先生录寄韦庄秦妇吟全诗,至为感纫。”《秦妇吟》是唐末韦庄(863—910)的一首乐府诗,堪称唐诗中最长的一首,写的是作者赴长安赶考时遭遇黄巢之变,耳闻目睹的种种惨状。借秦妇之口,韦庄不仅记录了黄巢乱军令人发指的罪行,也揭露了官兵的趁火打劫,描绘了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的艰难处境,在民间广为传诵。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句,在战乱平息后深为皇亲国戚诟病,故诗人自裁其作,未将此诗收入自己的诗集,到了宋代《秦妇吟》便难以得见了。1907年,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拣选购藏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卷天复五年(905年)张龟的《秦妇吟》完整抄本,引起了王国维的注意。1920年他在《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庸俗小说》(《东方杂志》十七卷八号),中提到《秦妇吟》的时候,还只了解斯坦因带到伦敦的残本,但已经听说“巴黎国民图书馆书目有‘秦妇吟一卷,右补阙韦庄撰’,既有书名及撰人姓名”,当比较伦敦本为完好,尝念“他日当访求之也”。在伯希和的帮助下,王国维终于在1924年看到了《秦妇吟》的全本。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继续《秦妇吟》的研究,相继有《读〈秦妇吟〉》(《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4期);《韦庄〈秦妇吟〉校笺》(1940年昆明自印本)和《〈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岭南学报》1950年第12卷第2期)等著述问世。经过王伯陈三人的努力,《秦妇吟》总算重见了天日。然而好

景不长，《秦妇吟》很快又遭到冷遇。

9 纳粹囚伯公，“文革”批学者（图：烟云中，只见二位老友挣扎在人间地狱的烈焰之中）纳粹占领时期，因为拒绝合作，伯希和曾经遭受拘捕。陈寅恪在1966年也遭到批斗。一位中山大学的同事挺身阻止，自愿代陈寅恪站台挨批，此君正是当年笔记园丁口述的王国维门生刘节教授。也正是因为当年刘节等同学的恳请，陈寅恪“数辞不获已”，为王国维写就了那篇碑文。

10 吞云逃天空，吐雾忘炼狱（图：烟云中，王国维急将自己剩余的纸烟分给两位难弟）生命垂危，伯希和在物资奇缺的占领区靠弟子从黑市弄来的纸烟度日，终于挺到巴黎的解放。陈寅恪在黑暗中的慰藉，也无非是吞云吐雾，靠尼古丁来麻醉神经，舒缓压抑，拯救绝望。幸亏，吉美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中收到的36封书信（见祖艳馥、〔西〕达西娅·维埃荷-罗斯编：《史与物》，商务印书馆，北京，2015年），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国学与汉学的天堂乐园！

11 雾散人不见，无尽钱塘潮（图：昆明湖骤起钱塘潮，王国维纵身跃入）一支烟燃到了尽头，烧痛了手指。王国维用脚踩灭扔在地上的烟头，义无反顾，走向轩亭面水的石阶。背北面南，朝着太阳的方向，透过吐出的云烟迷雾，眼前宁静的昆明湖水化作他从小看惯了的海宁钱塘江潮，滚滚而来，他闭上眼睛，投入母亲的怀抱。童年昆明湖与母亲的记忆：我从水中钻出头来，看见母亲站在岸边迎风涌动的垂柳下，手搭凉篷朝我们张望……我那年九岁，母亲是1927年生人。

12 秉烛游长夜，但随云中君（图：天上人间，三位学人在当年藏经洞的烛光下吞云吐雾，探讨学问）《古诗十九首》有问：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夜长苦昼短，何不秉烛游？一个烛字，让我记起那张伯希和在藏经洞的烛光下翻检经卷的照片。波德莱尔《信天翁》有叹：诗人就正如这云中之君，往来于风暴又嘲笑那弩手，一朝放逐地面为嘘声所陷，宽广的双翼反碍着他行走。诗人如此，学者又何尝不然？早在1911年，王国维就说过：“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

西之争，有有用无用之争。余正告于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年。）当年伯希和从藏经洞尘埃之中精心检选出来的5300件遗书，参与见证了三位烟民与同道们开创的“敦煌学”（Tunhuangology）。今天，这些巴黎国立图书馆黎塞留旧馆和吉美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全部高清在线，使世人得以有目共睹。让我们怀念那个已经远去了的学术天空，追随那些永远翱翔在云端的学人君子：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020年初春记于巴黎